

從聖餐看基督長老教會社會參與的信仰依據

邱淑嬪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博士班
本院新約學專任講師

一、為什麼是聖餐？

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來說，這樣的問題一點兒也不陌生：「你也參與社會運動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什麼要涉入政治？」「長老教會為什麼要處處跟政府唱反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所以給人這樣的印象(尤其是在 2000 年政權和平轉移之前)，是因為她曾經積極地參與追求社會公義、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以及勇敢地表達對台灣的主權與前途問題的關懷。因此，她似乎總是給人「身為宗教團體卻不務正業地干預政治」的印象，也總是面對著來自本宗信徒的質疑、其他基督教宗派的非難，與他宗教的挑戰。然而，長老教會深信，她不應自外於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現實。事實上，作為台灣最大的基督教宗派，除了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投入引人非議之外，她確實也非常活躍地參與各項慈善事業和社會服務，致力於扶助台灣社會中的弱勢團體。長老教會自詡為一個追求社會公義的教會，並且深深地以她的投入為榮。¹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於社會公義與政治議題的關懷，除了表現在實質的參與投入之外，也表現在教會的儀文禮典裡面。正如同 Allman 所主張的，教會的儀禮形塑著基督徒個人與基督徒團體的道德特質，²長老教會是在聖餐典禮當中向信徒傳達「對社會政治議題的關心投入是一種信仰的實踐」的教導，並邀請信徒以行動參與、支持教會的努力。

從早期教會開始，完整的聖餐典禮就包括餅、酒與奉獻。奉獻的目的是要濟助貧窮匱乏者—孤兒、寡婦、貧病的人、出外人，它被視為是慈善與服事的行動，是實踐聖餐意涵的行動。³基督長老教會屬下各中會對聖餐奉獻的處理方式，有：奉獻給澎湖宣道會、客家宣教、關懷中會內之弱小教會、交給中會教社部處理運用。而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和中會的教社部，其職責是喚起信徒及台灣人民對

¹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宣告：「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植根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

² Mark Allman, "Eucharist, Ritual & Narrativ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al Moral Character,"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4 (2000): 60.

³ M. Francis Mannion, "Stipends and Eucharistic Praxis," *Worship* 57(2003): 195.

於公義的關心、對外表達教會對相關議題之關懷，以及組織整合教會內外的資源來進行相關事工。長老教會對這個部會的重視，以及對其事工與基督教信仰的關聯之肯定，可以從聖餐奉獻的流向看得出來。

教會使用聖餐奉獻的方式指出，教會確實是把該部會的事工與聖餐的意義作了某種聯結，並且以此鼓勵信徒藉著舉行聖餐來參與爭取公義的行動。然而在筆者的經驗當中，大部份牧者只是把這種實踐方式視為理所當然，甚少向信徒解釋、討論聖餐與社會公義之間的關聯。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探討，聖餐的情境如何能夠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提供參與爭取公義的行動之信仰基礎，以及聖餐為什麼起能夠喚起信徒支持教會的社會參與行動。

二、哥林多教會的情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聖餐禮文是採自哥林多前書，因此，哥林多前書與哥林多教會的情境自然是探究聖餐對長老教會的意義之重要資料。

1. 守主的聖餐時「結黨分派」

在哥林多前書裡面，保羅把主耶穌設立聖餐的記述放在他指責哥林多教會信徒妄用、玷辱主的聖餐的段落之後。初代教會守聖餐時是包括愛宴(agape meal)的，先舉行愛宴—即信徒們分享彼此帶來的食物，⁴再舉行聖餐，兩者合稱為主的晚餐(the Lord's Supper)。⁵這種方式和希羅世界的晚宴(dinner party)很類似，導致信徒們用不正確的態度守主的晚餐，以不敬虔的心與態度擘餅、喝杯。⁶因此，保羅認為他必須指出信徒們的錯誤，並複述主耶穌設立聖餐時所說的話來提醒他們聖餐的真正意涵。保羅告訴他們，他們的不敬虔表現在他們吃喝主的晚餐時的態度舉止上，而他們是否冒犯了主的晚餐則是與他們是否以合宜的態度對待其他兄弟姐妹有密切的關聯。

當哥林多教會的信徒聚集守主的晚餐的時候，並不是全體信徒合一地齊聚吃喝，相反地，信徒之間是「結黨分派」的。來自不同社會階級的信徒彼此之間的分黨結派，在守主的聖餐的時候特別明顯。⁷守主的聖餐不但沒有使他們同心合一，反而是因著其社會階級的不同，連在守主的聖餐的時候都彼此分門別類。當時的狀況是，富有的信徒由於財富和時間上許可，可以提早來到教會，所以他們先行吃喝了他們從家裡帶來的東西；而奴隸與貧窮的人則因為受制於主人和雇主，不得不晚一點來，並且得餓著肚子回去，因為，等他們到達教會的時候食物

⁴ Edward R. Pirozzi, "Toward Locating the Separation of Charity from Eucharist in the Ancient Western Church," *Worship* 71(2004): 341. 愛宴原本是聖餐的一部份，後來教會漸漸將愛宴與擘餅分杯的儀式分開舉行，至第二世紀中期兩者成為全然分離的儀式。

⁵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翻譯為「主的聖餐」。

⁶ James D. G.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609-611. 希羅世界的晚宴(dinner party)通常包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正餐，第二個階段是酒宴(drinking party)。在第二個階段，賓主開始高談闊論，晚到的人只有少許的食物以及甜點可供食用。哥林多教會的富有信徒可能受此影響，認為主的晚餐是單指第二階段，因此，在第一個階段時仍舊依照習俗大肆吃喝。

⁷ James D. G.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609. Dunn 引用 Gerd Theissen 的觀點，主張哥林多教會守主的晚餐時的混亂是由於信徒社會階級的區別造成的。

已經剩下不多，結果「有的捱餓，有的醉飽」。⁸那些自顧自地先行吃喝的人或許相信，他們確實是在守主的聖餐，然而，保羅卻告訴他們，他們的聚集根本稱不上是在守主的晚餐，反而是藉守聖餐之名羞辱了他們當中的窮人，他們並因此而有輕蔑上帝的教會之虞(林前十一 21-22)。

社會階級的形成與存在或許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是，因著社會階級的不同而在基督徒社群當中造成分裂，卻是保羅所譴責的。教會裡面富有的人和貧困的人之間有形的分野，對基督徒團體的聖潔整全造成了傷害，而貧困的人身為「創造人類的創造主的兒女」的尊嚴也因此受到質疑。主的晚餐之基礎，即公義與聖潔，以及基督徒團體的整全，都因著他們的行為受到損害。⁹對保羅來說，守主的晚餐不只是吃一頓飯而已，它與其他的社交筵席絕對是不相同的。基督徒藉著守主的晚餐宣告，因著耶穌的死，他們已經聯結成一體(林前十 16-17)。因此，信徒們也不再只是一群社會地位迥異的人們；他們在守主的晚餐時，也同樣不應該再固守他們因著社會地位的不同而造成的分別。他們既然已經成為一體，就應該彼此相顧，關心彼此的利益；他們必須要小心地省察自己，免得羞辱了同為基督身體的其他肢體--尤其是那些社會地位比較卑微的兄弟姐妹。只有在這一個團體確實看重、並且願意致力維護它的公義與聖潔的情況之下，共享主的晚餐才能夠作為整全的基督徒團體的象徵。

所以，Schussler Fiorenza 主張，在宗教禮典上的行禮如儀並不是守主的晚餐時必要的先決條件，撇棄社會地位的分野，在教會的情境當中平等地共享主的晚餐才是。¹⁰做為耶穌基督身體的基督徒團體在守主的聖餐的時候，要能夠平等地接納所有的信徒參與在其中；而如此地共享一塊被擘開的餅與杯的分享，使得信徒們得以成為同屬一個身子的肢體，無論他們是有權勢的或是卑賤的、富有的或是貧窮的、自由的或是為奴的、男人或是女人、猶太人或是希臘人。缺少了在守主的聖餐時信徒的平等參與，教會的形成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儀禮也將只是空具形式。¹¹

平等地共享主的晚餐，需要領受主耶穌的身體與血的信徒能夠放棄社會階級的歧視，這是因為由社會階級的不同而產生的歧視破壞了基督徒團體的合一。因此，當這個團體聚集來守主的晚餐時，它的成員必須要盡全力克服他們之間存在著的階級歧視、彼此間的分門別類與成見，否則的話，它就必須要為玷污了主的身體與血而受審判。基督徒團體的主要記號不再是律法、聖地、聖殿或是儀禮、信條，而是信徒們能夠對彼此不心懷漠視、偏見，在公義與愛的當中，具體的共同享用主的晚餐。

⁸ Raymond F. Collins, *First Corinthians* (Collegen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7) 418.

⁹ Luise Schottroff, "Holiness and Justice: Exegetical Comments on 1 Corinthians 11:27-30,"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79 (2000): 53.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 27-30 節也指出，信徒們在守主的晚餐時結黨分派，以致他們冒犯了主的身體，玷污了聖潔的團體，因此為自己招來主的審判。

¹⁰ Elisabeth Schussler Fiorenza, "The Tablesharing an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ucharist," in *Can We Always Celebrate the Eucharist?* Ed., Mary Collins and David Power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2), 9-10.

¹¹ Elisabeth Schussler Fiorenza, "The Tablesharing an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ucharist," 9.

2. 保羅對「記念窮人」的呼籲

堅持富有的、有權勢力的人與貧窮的、被壓迫的、弱勢的人之間的分野，在守主的晚餐時是一種不被接受的行為。同樣地，如果我們承認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以上帝的形像所創造的，那麼，對教會當中的窮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受壓迫的人抱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和對發生在教會和社會的不公不義保持沉默的態度也都是不被接受的。換句話說，哥林多教會在守主的聖餐時，社會地位較低的兄弟姐妹所遭受的差別待遇，也應該喚起我們對於存在於社會上的階級歧視與不平等的關心。而保羅對於記念窮人、幫助窮人的呼籲，則足以用來說明他對於如何克服對社會上的弱勢者的歧視的觀點。

基督徒團體—不單是指狹義的個別教會，也是指廣義的普世教會，存在的目的之一是要幫助它的成員免於陷入經濟的困境。¹²保羅在他的幾封書信裡面都提到「記念窮人」，並懇請外邦教會為在耶路撒冷的窮人奉獻。而，這一個主題也出現在哥林多前書十六章 1 節，在此處保羅稱之為「為聖徒的奉獻」。保羅以充滿神學意涵的用語提及這一筆捐款：*koinonia*（團契、信徒的相通，林後八 4；九 13；羅十五 26）、*diakonia*（事奉、服事，林後八 4；九 1，12，13；羅十五 31），*charis*（恩惠，林後八 4，6，7，19），*eulogia*（祝福，林後九 5），*leitourgia*（對上帝的服事，林後九 12）。¹³對他而言，這項奉獻是促成外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合一的行動，也是為窮乏的人帶來慰藉與實質幫助的行動。他把這一項捐款活動視為建立猶太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之間關係的事工，是為了彼此利益的愛的服事，其目的是在於彰顯出基督徒的團契、相通，是為他人帶來祝福，也是一種對於上帝的服事。總而言之，對保羅來說，基督徒為窮困的人捐獻不只是錢的問題而已，也是對上帝恩典的回應，以及對上帝子民的一種服事。它建立起上帝與信徒之間的關係，以及基督徒彼此之間的關係—基督徒藉著奉獻對上帝獻上他們的感恩，也藉著幫助窮人脫離貧困而建立起上帝的子民，無論是在他們自己的教會內或教會之外的上帝百姓—之間的聯結。

保羅「記念窮人」的呼籲，事實上是指「為窮人奉獻」，目的是使他們能夠脫離他們所面臨的困境。這項呼籲，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窮人、有需要的人、受壓迫的人的基本人權，另一方面則是藉著除去世界上的不平等、不公義，與上帝同工，在這世界上促成公義。這不只是歡迎他們在教會裡面平等地守主的晚餐而已，更是進一步地為他們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面、實際的生死掙扎、奮鬥的過程當中謀求公義。這必須是從教會的成員能夠知覺到，自己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以及身為基督徒團體這個聖潔與公義的社群的一份子應當符合的條件為起點。對教會裡窮人的關懷也必須擴及到棲身於上帝所創造的世界中的上帝子民，並進一步地與他們一起尋求公義。

「記念窮人」是上帝的事工，因為窮人的基本人權是上帝所關心、承諾的。

¹² Luise Schottroff, "Holiness and Justice: Exegetical Comments on 1 Corinthians 11:27-30," 54. 另外，根據使徒行傳六章 1-7 節的記載，初代教會也負起照顧他們當中貧窮的，以及孤苦無依信徒的責任。

¹³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812.

¹⁴在聖經的許多經文當中，尤其是在詩篇和先知書裡面，上帝被描述成一個對窮困的人，特別是對孤兒、寡婦、以及地位卑賤、受壓迫的人有特別的關心的上帝。這些人呼求上帝來為他們主持公道，來維護他們的權利，來拯救匱乏的人，來把他們從邪惡的人手中解救出來。這些在社會、經濟、政治體系當中受壓迫、被苦待的人向上帝哭求正義，因為他們深信上帝將會為他們帶來公義，恢復他們被經由不義的手段剝奪的公義。

哥林多前書的經文脈絡顯示出，保羅意圖要糾正一個自私自利，不但不關心他們當中的窮人，反而在守主的晚餐時羞辱他們當中的窮人的教會。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與守主的晚餐的意義背道而馳—主的晚餐原本是基督對他們的愛、以及他們本為一體的具體化象徵，愛宴的基礎是聖潔與公義，同桌的意義則是在公義、聖潔及團契。¹⁵因此，主的聖餐挑戰領受它的人，在守主的聖餐的同時打破社會階層的藩籬，為貧窮的人彰顯公義、維持團體的聖潔、建立起基督徒的交通。此外，他們應當追求的公義，不只是在守主的晚餐時對他們當中的窮人表示接納歡迎，視之同為基督的肢體而已。主的聖餐所代表的意義也要求他們主動地參與在追求公義的行動當中，為教會，以及世界帶來公義，藉此與上帝同工。這就是在參與上帝的事工，這也是在與上帝及上帝的百姓建立團契的關係。

三、聖餐就是「記念」

根據保羅以及路加福音的記載，耶穌在設立聖餐時，除了說：「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犧牲的...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之外，也吩咐他的門徒們說：「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

在保羅責備哥林多教會富有的信徒於守主的聖餐時先行享用自己帶來的美饌佳肴，而冒犯了主的身體，傷害了他們當中的貧窮人的自尊時，保羅同時指出，這些富人的行徑也扭曲了主的晚餐的意義。因此，保羅要提醒他們，他們是為了什麼原因而舉行主的晚餐。他所採用的方法就是對他們複述主耶穌設立聖餐時所說的話。他要他們知道，記念主耶穌是他們聚集在一起守主的晚餐的原因，也是這個原因使得他們的同桌共食與其他的社交宴席具有不同的意義。

而，路加的記載除了有「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的命令之外，也指出耶穌設立主的晚餐是在與門徒們一起吃逾越節晚餐的時候（路廿二 7-20）。逾越節的晚餐本身就具有記念的意涵，因此，這個背景也就賦予耶穌「記念我」的命令更豐富的意涵。

1. 猶太人和希伯來聖經對「記念」的了解

「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犧牲的，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的時候，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保羅和路加都指出，這是耶穌在設立聖餐時所說的話。Jones 和 Fee 則認為，保羅對「記念」的概念必然深受猶太人的觀念的影響，指的是比較廣義的記念。¹⁶因此，要

¹⁴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s. v. "Just, Justice."

¹⁵ Luise Schottroff, "Holiness and Justice: Exegetical Comments on 1 Corinthians 11:27-30," 54.

¹⁶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551-553. Ray C. Jones, "The Lord's Supper

了解保羅所指為何，必然要先了解猶太人，以及希伯來聖經對於「記念」的理解。

Jones 認為，對以色列人而言，「記念」不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或者是指「回憶」而已。它不是一種靜止的、無關緊要的思維，而是一種具有能夠直接而立即地影響一個人意志的力量之思維或意象，並能夠使人因而投入、採取某種與之相對應的行動。¹⁷當一個人記念某個人或是某件事的時候，不一定是說他／她對那個人或那個事件擁有著客觀而具體的意象。而是，那個人或那個事件影響著他／她的意願，促使他／她作下決定，並讓他／她樂意隨其決定而行。換句話說，「記念」擁有影響一個人的意志和行動的力量，因此，「記念」與「行動」是不能夠截然二分的。「記念」的結果是積極地委身於某個人或某個行動。

因此，記念不只是一種與過去相關的行動而已。記念至少包含有三個面向：一個人記念某個人、事、物是說，這個人容許他／她現在的意志被改變，並且進一步思考，因著這樣的改變，他／她現在，將來能做什麼、應該怎麼做。「記念」過去的事件的結果，應該要能夠激勵一個人在現在和未來採取行動。藉著記念過去的事件，該事件成為現在與未來的事件。

在希伯來聖經當中，「記念」是與儀禮—犧牲、獻祭、節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對以色列人而言，這些儀禮是為了「記念」上主的作為。除此以外，當他們談及與上帝相關的「記念」時，通常是指上帝大能的行動、尤其是指上帝帶領他們的祖先出埃及的事件。¹⁸根據共觀福音的記述，主的聖餐的設立是在逾越節晚餐時，而這一個記念上帝的拯救大能的節期。在逾越節晚餐的時候，記念上主大能的人被置放於上帝過去在埃及施行的拯救奇事，以及上帝在現在與未來對他們的旨意的交錯情境當中。過去的事件在儀禮當中成為現在的事件，而參與的人則與他們的祖先認同；他們參與在上帝過去對以色列人的拯救行動當中，也參與了對上帝未來拯救的期待。因此，在守主的晚餐的時候，以領受聖餐來記念耶穌基督的信徒是參與了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新的出埃及事件，並且有份於對未來拯救的期盼。

藉著希伯來聖經對「記念」的理解，耶穌「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的命令對守主的晚餐的人提出挑戰，激勵他們在當下採取行動。而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之目的與內容，則應該根據逾越節的情境加以探究。

2. 逾越節情境中的「記念」

雖然，學者對於聖餐究竟是不是耶穌在與門徒共進逾越節晚餐時所設立的並未達成共識，但是，逾越節晚餐的背景與耶穌在設立聖餐時所說的話，對於了解主的晚餐的意義，仍然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由於最後晚餐時濃厚的逾越節氣氛，逾越節的意義與信息是了解主的晚餐意義的重要關鍵。¹⁹

and the Concept of Anamnesis,” *Word & World* 4 (1986): 435.

¹⁷ Ray C. Jones, “The Lord’s Supper and the Concept of Anamnesis,” 435.

¹⁸ Ray C. Jones, “The Lord’s Supper and the Concept of Anamnesis,” 435.

¹⁹ Ray C. Jones, “The Lord’s Supper and the Concept of Anamnesis,” 442. Jones 認為，逾越節對最後晚餐的解釋之重要性並不在於它究竟是不是逾越節的晚餐，連 Joachim Jeremias 也承認，即使最後晚餐並不是逾越節的晚餐，它仍然是籠罩在濃厚的逾越節氛圍之下。

逾越節是為了記念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拯救，使他們從在埃及的受奴役狀態之下得到解放。逾越節晚餐的食物都與「記念」有關，是作為提醒他們的悲慘、受奴役、被拯救解放的埃及經驗。苦菜是為了提醒他們記得當時的苦況、無酵餅是要他們不忘當時所受的奴役、而逾越節的羔羊是要他們記得上帝拯救的行動與恩典。²⁰這些食物幫助他們回溯受奴役與被壓迫的時光，也讓過去的事件對猶太人而言，再一次成為事實。過去的事件描述的是他們目前的事實：他們的努力、奮鬥、掙扎、爭取解放與拯救，必須在當下再一次地被經歷、完成，也必須在他們歷史的每一階段當中與他們的存在、生存融為一體。「出埃及」與「逾越節」對他們來說，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已經完成的、過去的事件。猶太人總是在「出埃及」的過程當中，也總是在上帝的恩典庇護之下「逾越」所有的災難。²¹過去的事件對每一個世代的猶太人而言都是現在，並且是深具意義的。他們在每一次逾越節的慶祝行動中再次經驗上帝的拯救行動；他們的祖先過去在埃及曾經經歷過的悲慘、奴役與解放也同樣地被現在的猶太人經歷著。

在耶穌基督設立聖餐的時候，他不只是以記念過去的態度守逾越節，而是更進一步地賦予逾越節新的意義、並使它的意義更加豐富。耶穌對於餅與杯所作的行動與所說的話語，使逾越節的舊傳統有了新的意義。耶穌以他自己為逾越節的餅與杯。「身體」與「血」代表的不只是肉身的體，也是意指一個人的人格與自我，是用來指一個人完全的自我。²²這種說法不只是暗示著耶穌就是逾越節的犧牲，他的鮮血流出，他的身體被放置在祭壇上；在擘餅與分杯的時候，耶穌也與領受的人分享他自己的自我，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團契，是一種請他們來參與、分享他如何活與如何死的邀請。

就如同無酵餅是以色列人在從奴役到自由解放的路上的食物，耶穌現在成了他的門徒們在從「以自己的方式而活」到「活出耶穌基督」的旅程上的「糧食」。無酵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邁向新天地時的食物；信徒們接受了耶穌的身體與血，則象徵著他們的生命有了一個新的開始。麵包與酒所代表的耶穌的身體與血，將會在信徒們的旅程上滋養他們、培育他們的生命，也將促成基督徒之間的合一。²³

猶太人藉著每一年記念、重演逾越節的儀式，來記念上帝的恩典，向上帝獻上感恩，並藉此提醒自己，他們的祖先曾在埃及受苦。因為他們曾經有過被奴役、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階級的經驗，他們被要求要關心在不同型式的壓迫之下受苦的窮人、弱勢者，而他們曾經身為奴隸的記憶也應該讓他們不致於成為別人的壓迫者與剝削者。基督徒則是除了藉著一再記念主的晚餐、重演耶穌受難前設立聖餐的儀式，向上帝透過耶穌基督所提供的拯救恩典表達感恩之外，耶穌為著他人而犧牲自己的舉動應該要能夠型塑領受聖餐者的人格。也就是說，耶穌是誰、耶穌如何生、如何死，應該成為信徒在審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之後，決定他們如何生

²⁰ Ray C. Jones, "The Lord's Supper and the Concept of Anamnesis," 443.

²¹ Frank Andersen, *Making the Eucharist Matter*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98), 68-69.

²² Morna D. Hooke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London: A&C Black, 1991), 183.

²³ Andersen, *Making the Eucharist Matter*, 72.

活與行動的指引。

3.以模仿為「記念」

保羅常常提到「你們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 1；帖前一 6）。Castelli 指出，希羅世界的教育方法是以「模仿」為基礎，學生們必須模仿他們的老師，以求習得學問或技巧。對希臘化的猶太人而言，倫理道德上的模仿尤其受到重視。²⁴保羅深受這種教育哲學的影響，也常常以他自己為信徒的模範，要求信徒必須要模仿他。至於他自己，則是以基督為模仿對象。所以，模仿保羅，事實上就是模仿基督；信徒效法他的目的是要效法基督。保羅的這種教導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礎，就是以效法基督為基督徒生活的準則，以福音書的語言來說就是跟隨基督。

耶穌說，「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的命令，也可以說是吩咐基督徒要「效法基督」。在守聖餐時，信徒們被要求要效法耶穌。但是，這不只是在儀禮上的重複而已，也是促請信徒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模仿耶穌的內在態度，而他的內在態度正是他受難的原因。²⁵這是一種需要他們在生活中去實踐的效法，因為聖餐不只是回憶過去事件的儀禮，它不只是過去的、已經完成、結束的事件。在儀禮上模仿基督，指向儀禮所象徵的行動之實現。當耶穌吩咐他的門徒要如此行來記念他的時候，他的目的之一乃是要使這個儀式成為對他的積極記念，使他繼續地臨在於自己的拯救行動當中，亦即耶穌的跟隨者必須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模仿他。正如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以儀禮的形式具體化了他對世人的愛與對上帝的順服，聖餐禮典的目的也包括闡明基督徒如何模仿耶穌基督，以及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當中形塑基督徒的人格，使他們能夠更像基督。

因此，保羅警告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如果他們表現不出對彼此的關心，他們所吃的就算不得是守主的晚餐。他們模仿主的晚餐也只不過是在儀式上虛有其表而已。在守主的晚餐的時候，信徒們被要求要以仿效耶穌與上帝的關係、與他們同信的兄弟姐妹、與世人的關係來回應耶穌的拯救。所以，「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就模仿的層面來說，不只是在外表上重複耶穌在設立聖餐時的話、所作的行動，也是要在行為上面模仿耶穌的救贖行動—在行為上表達出謙卑、愛與對上帝的順服。信徒們必須是在他們日常的基督徒生活中的每個面向效法基督。

聖餐具有感恩、記念與信徒團契相通的意涵，它也是上帝國的筵席，而它之所以具有這些意義，是因為設立聖餐的耶穌基督所成就的解放與拯救，被視為是上帝偉大的拯救行動之一。這樣的恩典，應該得到信徒的感恩、必須被信徒記念、能夠形成信徒的團契相通，並且賦予信徒上帝國即將臨到的盼望。聖餐，這個儀禮上的吃喝之所以獨特，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因為聖餐的基本意義是以模仿基督來記念他，那麼，要回應耶穌「你們應該這樣做，來記念我」的吩咐，外顯的、可以與發生在基督的生涯中各個事件互相呼應的行為就是不可缺少的。²⁶基

²⁴ Elisabeth A. Castelli, *Imitating Paul: A Discourse of Power* (Louisville: Westminster, 1991), 81-85.

²⁵ John D. Laurance, "The Eucharist as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Theological Studies* 47 (1986):291.

²⁶ John D. Laurance, "The Eucharist as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295.

督徒應該效法基督的自我犧牲、效法基督所做的事工，即使這意味著他們要為他們所領受的門徒職份付出代價，而這可能是他們要為著宣揚上帝的愛與憐憫、追求公義與和平、關顧最卑微的人的緣故而受苦、被拒絕。藉由在儀禮上守主的聖餐來效法基督，基督徒個人及團體內在的道德特質因而得以成形，或被修正。

在猶太教的傳統以及聖經的情境之中，「記念」是指積極地委身於某一個人—對基督徒而言，這個人就是基督；「記念」是積極地投入某一種與上帝在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大能作為相關的行動。「記念」是與過去、現在、未來都有關聯的行動，它使得過去的經驗鮮活地留存到現在和未來。在逾越節晚餐的情境之下，「記念」是參與基督的全人，進而為貧窮和卑賤的人爭取公義。它也是一種模仿，不只是在儀禮上的重複，而是效法基督為愛與公義而自我犧牲的服事。在守主的晚餐的時候，「記念」不僅僅是吃喝而已，它是與現實的世界有著密切關聯的事件。因為，基督徒團體在守主的晚餐時宣告記念耶穌的死以及其意義，目的就是要使耶穌的拯救行動也在他們所生存的世界中實現。

四、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的省思

眾所周知，台灣原住民是注重分享的民族。

泰雅族的祖訓和神話傳說都一致地告誡著，群體中的分享和互助是一種美德，也是人死後能否通過彩虹橋到達靈界的評斷標準之一，自私卻是不受嘉許的行為。獻身於泰雅族醫療傳道事工的日本人井上伊之助在他的《生蕃記》裡記載著他對於這種美德的觀察：

「持有食物而不分給別人時會被嗤笑為貪心者；吃飯時人家來訪不邀人共食則會被譏笑為不知羞恥；共同捕魚時，若甲家五人全出去捕魚，魚獲很多，乙家因有人在生病，只有小孩參加捕魚時，也是照人數來分配魚獲，並非照戶數，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在現代來說，實在是很難得的公平方法。在他們中間不見乞丐或孤兒，這實在是文明國也望塵莫及的優點。」²⁷

泰雅族人的狩獵倫理則遵循著共食與共享的傳統，愛護弱小，尊敬長者，憐憫鰥寡孤獨者。²⁸因此，在進行團獵之後分配獵物時，沒有男人參加的老婦戶亦能得

²⁷ 井上伊之助，《上帝在編織》，石井玲子譯（台南：人光，1997），頁 167。

²⁸ 達西烏拉彎·畢馬，《泰雅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2002），頁 146。瞿海源則特別指出，老弱婦孺、病人、孤苦無依的族人也能分得一份獵獲物。參見瞿海源，《大自然的資源：台灣原住民的飲食世界》（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頁 29-30。

到分配，而且老人所得的配額往往比青年多。²⁹

此外，生活在蘭嶼的達悟人也在他們的生活當中發展出一套合理，有效率的分食制度；東部阿美族在族人返鄉參加豐年祭時，將部落中的人依年齡分組，分享所有的食物；共食與分配是阿美族自古以來處理獵物的原則；布農族獵人也會將獵得的獵物與部落的族人分享。

這種互助分享的制度原本是原住民為了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彌補自然資源的缺乏，維繫部落的生機而發展出來的，是為了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資源。在今日，一般來說，原住民的物質生活雖然是比較困苦貧乏的，在部落裡面卻未見有人乞討、餓死的情況發生。這是因為原住民迄今仍然保存著互助與共食共享的傳統，而這種傳統的精神在主流文化中已然日趨淡薄。³⁰

這種精神與守聖餐時，參與的信徒必須摒棄社會地位所造成的階級差別、在愛與公義當中平等地共享主餐的要求不謀而合。原住民在這傳統的要求之下所表現的「愛護弱小，尊敬長者，憐憫鰥寡孤獨者」，事實上也正是保羅的呼籲：要記得在他們當中的窮人，對身處社會最底層的、受壓迫的貧窮人、弱勢者伸出援手，幫助他們脫離困境。這樣的作法又隱隱地與守聖餐的基督徒團體所抱持的「上帝是記念窮人、弱勢者，關心他們基本人權的上帝，因此，信徒必須與上帝同工，在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裡面促成公義的實現，恢復受壓迫者的人性尊嚴」的信念相呼應。

近年來，為了爭取原住民的人性尊嚴及生存權利而產生的原住民運動風起雲湧，「高山青原住民知青覺醒運動」、「反雛妓運動」、「反國家公園運動」、「還我土地運動」、「正名運動」、「還我姓氏運動」、「反核廢料運動」等運動如雨後春筍，一波接著一波在台灣社會激起漣漪。這除了是肇因於原住民意識的覺醒之外，與原住民傳統文化所塑造的原住民倫理道德觀念也有密切的關聯。

但是，不可諱言地，台灣原住民雖然有著強烈的互助分享、扶助弱勢的性格，卻在歷代外來殖民勢力的壓榨剝削之下，深受教育、工作與醫療機會不足的差別待遇之苦。原住民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長期處於劣勢，自信心與族群認同飽受摧殘，成為台灣社會中最弱勢的族群。這個事實提醒以聖餐記念耶穌所帶來的拯救與解放的信徒團契，原住民族群亟待著公義與拯救的臨到，他們就是信徒在聖餐當中要記念的「窮人」。

五、結論

在這個世代當中，不公義並不是一個遙遠的事實或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我們都能夠鮮明地體認、經驗到社會、政治上的不公義現象：數以百萬計的人生活在非人的狀態之下、戰爭與饑荒橫行、第三世界與已開發國家及各個社會

²⁹ 阮昌銳，《台灣土著的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94），頁 328。

³⁰ 趙啟明，《原住民的分享文化》，

<http://www.nmns.edu.rw/NEW/PubLib/NewsLetter/fulltext.php?id=666&url=89/151/13.htm>

當中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台灣的主權問題和國際組織的參與、台灣弱勢族群的困境...。教會宣稱，她是個追求公義的組織，而且呼籲信徒關心那些教會以外、他們也稱之為兄弟姐妹的人們所面對的問題與需要。然而，教會的教導宣揚與實踐之間總是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尤其是當這些問題當中包含有政治議題的時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作為一個高度參與社會政治議題的教會，她曾經經歷過是否應該參與社會政治議題的兩難狀況。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聖餐的禮典形塑了個別基督徒與基督徒團體的道德特質，而守聖餐的意義與影響信徒生活的實質問題之間有著確實而緊密的關聯。因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藉著聖餐與奉獻鼓勵信徒把信仰與行公義的行動聯結在一起。這樣的實踐方式是在對教會的信徒說明，你們是耶穌基督的肢體，因此，你們要彼此關顧。這也促使他們去記念在現實的生活當中遭受到經濟、社會、政治等不同型式的壓迫的人，並且要更進一步地效法耶穌基督，繼續他的事工，為這個世界帶來愛與公義。

參考文獻

一、英文

- Allman, Mark. "Eucharist. Ritual & Narrativ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al Moral Character,"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4 (2000).
- Andersen, Frank. *Making the Eucharist Matter*.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98.
- Castelli, Elisabeth A. *Imitating Paul: A Discourse of Power*. Louisville: Westminster, 1991.
- Collins, Raymond F. *First Corinthians*. Collegen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7.
- Dunn, James D. G.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 Fee, Gordon.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 Hooker, Morna 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London: A&C Black, 1991.
- Jones, Ray C. "The Lord's Supper and the Concept of Anamnesis," *Word & World* 4, 1986.
- Laurance, John D. "The Eucharist as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Theological Studies* 47, 1986.
- Mannion, M. Francis. "Stipends and Eucharistic Praxis," *Worship* 57, 2003.
- Pirozzi, Edward R. "Toward Locating the Separation of Charity from Eucharist in the Ancient Western Church," *Worship* 71, 2004.
- Schottroff, Luise. "Holiness and Justice: Exegetical Comments on 1 Corinthians 11:17-34."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79, 2000.
- Schussler Fiorenza, Elisabeth. "Tablesharing an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ucharist." In *Can We Always Celebrate the Eucharist?* Ed., Collins, Mary and Power, David.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2.

二、中文

- 井上伊之助。《上帝在編織》。石井玲子譯。台南：人光，1997。
- 阮昌銳。《台灣土著的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94。
- 達西烏拉彎·畢馬。《泰雅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2002。
- 瞿海源。《大自然的資源：台灣原住民的飲食世界》。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三、網路資料

趙啟明。《原住民的分享文化》。

<http://www.nmns.edu.tw/NEW/PubLib/NewsLetter/fulltext.php?id=666&url=89/151/13.htm>